

不管我何时来到,芙蓉街总是最热闹的地儿。本地人逛完泉城路,外地游客游完大明湖,饿了累了都直奔这儿来。肉串、烤肠、脆饼、泰芒、油旋、小笼包子、章鱼小丸子、冒烟冰激凌、轰炸大鱿鱼……各种各样的小店施展浑身解数吆喝着,儿子在一旁蹦蹦跳跳,东张西望,享受着市井里的热闹和轻松。

老街北首,是创建于宋熙宁(公元1068-1077)年间的府学文庙。从那时起,就有了老街的雏形。作为珍珠泉群的一部分,芙蓉泉、南芙蓉泉、水芸泉、濯缨泉、腾蛟泉、起凤泉等许多泉子争相喷涌,人们顺势在芙蓉泉边修渠,汇众多泉水北流,入府学文庙泮池,使泮池变成有源活水。入泮,意味着科第入台阁,读书到青云,此水因之被称为“梯云溪”。后来,为了出行方便,人们以条石覆盖溪水,成了一条街道,并以“芙蓉”名之。日久,梯云溪消失,而芙蓉街却随着明时德王府和清代山东巡抚院署设立与变迁,规模渐广,包括“瑞祥布店”、“一珊号”眼镜店、“文升行”百货等老字号在内,老街聚集了文教用品、古玩字画、刻字、铜锡器、乐器、服装鞋帽、小吃店等店铺作坊,遂成商家与士子流连之地。

走在石板路上,透过遥远的岁月,我仿佛看见那条曾经的梯云溪。石板缝里,潺潺的泉水流过。清晨,薄薄的雾气在石板路上氤氲飘荡,远远望去往来的行人似乎漫步于仙境之中。从这仙境迈过去,便是尘世中的权柄在握与荣华富贵。千百年的漫长时光里,读书人次第走过这条街,双手提起长袍前摆,迈过棂星



明府城史话  
投稿邮箱:lixiaozuoxie@163.com

## 老街悠悠, 红尘扰扰

□施永庆

门、屏门、戟门,那一重重的门槛到达大成殿,去祭祀孔圣先师,以期高中榜首。这是那时所有读书人的梦想。

芙蓉泉之于清代诗人董芸,就像南新街之于老舍,曲水亭街之于路大荒。“老屋苍苔半亩居,石梁浮动上游鱼。一池新绿芙蓉水,矮几花阴坐著书。”诗中描写,如今丝毫不差浮在眼前。屋檐下,5米×10米见方的一池碧水新绿,中间石梁红鱼逍遥,只是周围的喧闹似非读书佳境。当年董芸在此苦读,无数次行走芙蓉街上,却终生布衣。他是济南府平原人,以讲学著书为业。寓居于此,从这里走向泉城的明山秀水,写下了

吟咏济南优美风光的《广齐音》,是目前仅存的描写济南风物的两部诗歌专集之一。孔子最希望的生活是“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,董芸未能出入台阁,却践行了孔子的理想。这大概是另一种形式的朝拜吧!

老街另一可观者,为文庙南邻关帝庙。关帝庙很小,却很有特点。我去的时候,看见一位白发老人正在玉制关圣像前叩拜,座前香火旺盛。此处与他处不同者有二。庙内立有康熙五十九年(1720)《重立考棚碑记》石碑,碑文为贡院考试规则。原来,明洪武年间济南替代青州成为省会,贡院同时建立。发展至清代,考棚号舍已超万间。考

## 【泉城忆旧】 冰井起粟 话采冰

□韦钦国

据记载,六七十年前济南的冬天比现在寒冷很多,加之高楼稀少,北风无以遮挡,河中、湖中结冰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尤其是大明湖水质清冽,湖面平静,冰层厚实,就成了天然的冰场。

年过八旬的大爷爷70年前曾住在东流水街(现在的五龙潭公园护城河西侧一带),这条街泉水丰沛,有许多阿胶作坊,大爷爷的父亲就为一家胶厂用平板胶轮车运送驴皮。后来不知为什么与东家发生矛盾在这条街待不下去了,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,就带着平板车去大明湖帮人采冰、运冰,当年十几岁的大爷爷曾跟着拉车帮。

大爷爷说,当年采冰从冬至(数九首日)开始,大约持续一个月,第一天要烧香磕头,然后按照事先划分好的区域开采,使用最多的是一种叫“冰镩”的工具。冰镩长六七十厘米,四棱状,顶部尖细,便于入冰破冰;尾端有倒钩,便于将冰钩起;镩头上面有木柄,使用时不至于太凉。这种工具很实用,但现在已很少见到了。

大爷爷说采冰时很热闹,人很多但不乱,采冰、运冰、藏冰各有人负责。最难的要数采冰,这既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,用力不均或技术不到位,采的冰就会大小不一或破碎太多,卖的时候就吃亏。当时大爷爷年龄小,没有采冰技能,主要是运冰时帮衬,也就是帮着父亲用平板车将冰运到大明湖南岸。这里冰窖很多,可能主要是因为运输半径短,便于就地保存吧。

冰窖多半三四米深,底部十多米长,窖外的人将冰块以筐盛好,用绳子下递给窖底的人,由其将冰块砌整齐。身处窖中,四周冰块堆积,就显得更加冷,所以难以久待,宋代陈师道在《魏衍见过》里将这种情形描述为“洒然堕冰井,起粟寒寒毛”。事实上,一旦身上的汗消下,就不只“起粟寒寒毛”这么简单了,被冷风一吹感冒发烧是常有的事。冰存好后,窖口或窖顶要覆盖庄稼秸秆,起到保温和标示功能,以免人或牲畜不慎掉入。这些冰在窖内存放至次年夏天,由贩冰的人卖给大户人家、官府降温避暑,或售给餐饮商家用于食材保鲜。

温室效应带来暖冬,现在大明湖已很少结这么厚的冰了。大爷爷记忆中这种原始的采冰、存冰、售冰的行业差不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就消失了,当年的大明湖已经成了免费游览区,天气好的时候大爷爷还会来这里散步,面对眼前美景,时常感叹倏忽的岁月。

## 【收藏济南】

□刘荣芹

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,我们住的老屋要拆迁了。几经周折,我们被安置到花园小区。老屋的房子总面积为100平方米,新分的两套房子每套60平方米,父母住一套,小弟住一套。

那些日子,大杂院里一片忙乱,家家为搬家忙碌着。我们家麻烦可大了,父亲是搞收藏的,别说老屋的钟表和那些瓶瓶罐罐,就那间十几平方米的杂货间,要整理出来简直无从下手。父亲倒也沉得住气,他去榜棚街的馒头房买来一大摞用完洗净的面袋子,开始打包。先从挂钟座入手,每个面袋子装一个,然后又四处寻找纸箱、木箱,连苹果筐也用了。眼见得邻居们一家家都搬走了,只剩下我们一家时,父亲才收拾了一半。母亲急得哭了。父亲却不让插手,还不时地发出笑声:因为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了原来遗忘的不少物件儿。他把整理出来的箱包都一一贴上标签编号,在小本子上登记。我清楚地记得,光收藏方面的书就有满满两大箱,搬也搬不动。

一个多月后,终于收拾完了,拆迁工人也进了院子。那天一大早,两辆卡车停在大门外,亲朋好友来了十几人帮忙,光父亲的收藏就装了满满一大车。

来到新居,帮忙的人七手八脚把家具抬上3楼,把第二车收藏品卸下车,就都走了。那一箱箱的藏品可往哪里放呢?我很是犯愁。父亲好像心里有数,他指挥我们先把贴有口取纸的包装全搬到床板上向高处摆,他说这是日后挂出来或摆出来的东西,不一会儿就摆到了屋顶;然后让我们把一个个面袋子往晾台上摆,很快就挡住了窗户。他又指挥我们把剩余箱子往床底下塞,幸亏那时候

## 一张明代方桌

床用木板搭起,床底下空间真不小。不一会儿,两张床底下塞满了,连条几、方桌、椅子下面都塞得满满的。这时听到小弟说:“爸爸以后可别再买了,再买这楼可要塌了!”我们都大笑起来。父亲笑笑没作声。

忙累了,大家坐下来歇息,父亲走到晾台上,站在那里擦汗。忽听他喊:“快来看,楼下那个方桌是明朝的!”我和小弟挤过去,见前楼一户人家正在从卡车上往下抬家具。父亲指着地上的方桌对小弟说:“你快下去看看那桌子是什么木料的,问问人家卖不卖。”小弟溜烟儿跑下楼去。不大会儿他回来了,对父亲说那个桌子又脏又破,好像在饭屋里放了多年,满是油腻,看不出是什么木料,人家说不卖。

我们又接着整理东西,我随口问道:“爸,你怎么知道这桌子是明朝的?”父亲像变戏法似的拿来一本书翻开,指着一张方桌图说:“明朝的款式简洁轻巧,比如现在的桌子小一号,圆形的桌腿。你看它和楼下那个桌子完全一样,桌腿上方有花牙,除了上方有四根横撑,桌腿接近地面处也有横撑。”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下对小弟说:“你快下去盯着那个桌子,他现在不卖,一会儿准得卖。”我忙问:“你怎么知道?”他说:“这楼屋门这么小,咱家桌子都难进来,他这桌子下边有横撑怎么调对也进不了屋,只能卖了。”

小弟将信将疑地下楼去,我们在楼上看着。果然,抬进楼洞的桌子又被抬出来,主人急得直搓手,一帮收废品的围上去,这个出三块,那个出五块,有人出到十块钱,主人都摇头不卖。等那帮人走了,小弟凑上前,和主人搭讪说:“这个桌子是老辈传下来的,十块

八块不能卖啊!可是又进不了屋,不卖没办法。我给你出个高价吧,一百块钱行吗?”经过一番讨价还价,三百块钱成交了。

我们把桌子抬到楼洞门口,我看到这桌面上油泥厚厚的,桌心的一角有个鸡蛋大的窟窿,能看到地面。这桌子又脏又破,怎么能值三百元呢?小弟端着盆水,拿来洗衣膏,他说:“桌腿上油泥少,我先擦出来看看是什么木料的。”我转身上楼,没走几步就听他咋呼:“不得了啦,是黄花梨的!”我高兴地把父亲叫下楼,父亲仔细看了看露出木纹的那条桌腿,惊喜地说:“还是鬼脸花梨呢。”见我不解,就说:“你看这一个像树疤一样的花纹,像不像鬼脸?这是种很稀有的木料。”我问父亲,桌面上的这个窟窿是怎么回事?父亲看了看,沉吟片刻说:“应该是火烧的。”“火怎么会只烧这里呢?”我不解地问。父亲分析说:“我估计是小老鼠上灯台偷油时,把油灯打翻了,等主人发现时,已经烧出了这个窟窿。”我听后,由衷地佩服父亲的心思缜密。

高兴之后,问题来了:我们也是搬不进家门呀!还是父亲有主意,他叫小弟骑着自行车,把正在别人家忙着打大立橱的二弟叫回来,对他说榫卯的活你明白,把这个桌子拆了,千万别伤着它。一番忙碌后,桌子变成一堆木料,被捆成几捆搬进了家。

一天,父亲抽出一根用核桃油打磨得油亮的桌腿放到写字台上,让我拿着放大镜仔细看。他说:“黄花梨的花纹太好看了!这鬼脸花纹原先只听说过,没想到它能来到咱家,真是有缘分啊!咱这辈子能见到真的鬼脸花梨木,知足了。”看父亲这么兴奋,我心里也很高兴。

规立于此,让关帝庙在推崇信义、祈求财富的同时,多了一个威慑监督、公平考试的功能。另一特异处是有武库、飞霜、芙蓉三泉,同为北流入泮之水。据说此处“芙蓉”为古时真正芙蓉泉,引来专家学者争讼不已。

除了现已被填埋的梯云溪外,原有的腾蛟起凤牌坊、青云桥也损毁不见,周围尚存秀才们拴马匹的马市街、张榜公布考试成绩的榜棚街,与文庙、关庙共同形成一座士子求进图,让人回想起当年祭拜孔子时鼓乐喧天万人景仰的盛况。当然,如今的芙蓉街成为济南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,在繁华中有着历史,在喧闹中有着悠闲。人们各有所好,有追寻历史遗迹的,有探寻老济南风情的,有寻觅舌尖上的美食的,更多的人只是前来漫无目的地闲逛,享受浮生半日闲的都市慢生活。

正想着,却被一股奇臭无比的臭豆腐味给熏醒了。却看见儿子端着冰沙芒果茶,举着旋风薯片塔向前跑去。我喊:干吗去?儿子兴奋地说:我要去买榴莲酥。我摇摇头,只好快步跟上。

时隔不久,一次我回家见母亲躺在床上动弹不得,一问才知道不小心让那堆木头绊了一下,腰被扭伤了。我一听着急了,对父亲说:“不是有人来问价吗?干脆卖了算了。要是摔厉害了,麻烦就大了。”父亲没作声,我知道他是舍不得卖的。

但当我再一次回家时,那堆木头不见了。我心里一阵高兴,忙问:“那桌子卖了?”“卖了。”“卖了多少钱?”“两千三百块。”“啊!才放了几个月就净挣两千块啊!”父亲一听不乐意了,冲我说:“你怎么老拿钱说事呀?要是地方放,给多少钱也不能卖!”之后,怕父亲心痛,我们谁也不再提起这方桌的事。

在新千年到来之际,我们姐弟几个在舜玉小区给父母买了大房子。父亲兴奋极了,按他的想法,在装修时打掉前后隔断,整个门厅通透宽敞,他又让打了三个两米长、六层高的货架,分别安装在门厅和他的房间里。那时小弟已经买了汽车,把十多年前搬家时没拆过箱的藏品分批运了过去。父亲又开始打包装箱,照旧拿着小本子记录编号,事后我们见到这个小本子在册的共有128箱。

搬家完毕,父亲忙着摆挂他的钟表和藏品。终于大部分箱子被清空,三个大货架摆满他几十年的藏品。

这一天,姊妹几个到齐了,望着满屋琳琅满目的钟表藏品都很高兴。姐姐提议做顿好饭庆祝一下,当香喷喷的饭菜摆满了桌子,一家人围坐着,品尝着,说笑着。忽然父亲放下筷子离席而去,拿出一个盒尺在放台表的架子旁边量着空间,自语道:“要是那个明朝黄花梨桌子不卖,放到这里正合适。”我听了心里一震,为当初劝父亲卖掉它而隐隐心疼。